

黃山

爲中國而學術

從一部著作書目說起

最近某極負盛名的國立大學刊印了該校教職員的著作目錄，厚厚一巨冊，洋洋千餘頁，俱見該校學術研究工作之蓬勃與師資之優良，其爲全國青年所嚮往之最高學府，蓋良有以也。但這本著作目錄中有一極爲引人注意的現象，這種現象不僅是該校學術風氣的反映，也是當前社會風氣及價值取向的縮影，值得特別提出來討論。

在這部洋洋大觀的著作目錄中，外文著作所佔比例甚高，尤其是理工醫農各學院教授著作中，外文著作居其半數以上，中文作品反而退居於點綴之地位。這種現象從一方面說，固然可以解釋爲該校教授作品多已打入國際學術市場，故多以外文寫作；然就另一方面言之，則牽涉到一個極爲嚴肅而不可規避的問題，這就是：爲什麼人而作學問？學術研究的最終目的何在？這些洋洋大觀的外文著作中有許多並非在國外刊物而是在國內學報發表，以中國學人在中國人的大學服務，其所朝夕教誨之對象爲中國學生，其作品之發表地點爲中國，但內容却以外國文字出之，以致於讀者如欲瞭解其研究成果亦必須透過外國文字之媒介，這是一個極端不可思議的怪現狀。這種現狀不僅這

所大學如此，國內某高級學術機構亦然，該機構各研究單位之學報多以外文出之，這種現象之形成不自今日始，然長久以來相沿成習，人人不以爲怪，等而下之者乃有不通外文而託人代譯其文稿爲外文，在國內刊出而沾沾自喜者，乃有以外文著作而「驕其妻妾」者，怪象不一而足。

多年前外人稱我們爲文化沙漠，有識之士莫不義憤填膺。建設文化大國的方法固不止一途，但從學術上建立中國的學術傳統當爲根本要圖之一，從學術上建立中國人的學統最起碼的一項要求就是學術中文化。作爲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學術研究工作，應建立以中文發表著作之信心與毅力，爲祖國作最具體、最直接的貢獻，而不必汲汲於作外國學術之附庸。近代以來中國的命運艱難險阻、困厄橫互，就好像一個老病交侵，倚闌而望的母親，作爲中華兒女的知識份子，此刻正應盡其心力爲苦難的中國注入營養品，怎能再作中國文化的浪子？

一部學術著作之價值決定於它的內容與水準，而不取決於是否以外國文字表達。今日世界交通發達，朝發夕至，真有真知灼見之成果，即使出之以中文，外人亦必會爲之溢譯。多年前，國學大師錢賓四先生應邀赴美美國耶魯大學講授中國文化，以國語演講，耶魯當局特請某名教授爲之口譯爲英文，一時傳爲佳話。這不僅是錢先生個人之成就，實亦爲中國文化之光榮。前不久，生化學家李卓皓先生專程回到國內發表他的研究成果，引起海內外學界的矚目。錢先生和李先生所表現的正是一個中國知識份子所應有的風範。

爲中國而學術！這是我們這一代知識份子責無旁貸的文化責任，讓我們在這裏呼籲回國服務的留學生，在國內發表著作時應多花些心力用中文撰寫，以便更能直接地灌漑國人的心靈；我們更願向羈留異國的海外學人請命，請多用中文將研究成果送回國內發表，從學術文化上建立國人的尊嚴與信心！